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太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7.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三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索解四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一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三八

大學問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五一

逸講箋三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六一

中庸說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八四

聖門釋非錄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一四一

論語傳註二卷大學傳註一卷中庸傳註一卷傳註問四卷

〔清〕李塨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雍正間刻顏李叢書本

一八六

四書反身錄六卷續補一卷

〔清〕李顥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三〇三

大學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

〔清〕楊名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九年江陰葉廷甲水心草堂刻楊氏全書本

四三七

大學中庸本義三卷

〔清〕王澍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年刻積書巖六種本

四七一

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

〔清〕王澍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年刻積書巖六種本

五一六

四書索解四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索解

四卷》提要

西河合集序目

四書索解卷四

大學證文卷四

大學知本圖說卷一

論語精求篇卷七

中庸說卷五

四書廣言卷二

聖門釋非錄卷五

逸講箋卷三

汝南王恬曰漢唐無四書祇稱論語為小經別列孟

四書索解序目

子于十三經中其與大學中庸之在禮經者各無與也自宋人立四書名而元人取士竟以四書為經義之首并造八比式名曰書義于是向之通三經四經者今祇通一經而四書則無不通焉先生嘗言四書為千聖百王一貫授受之學在聖功所始與聖道所至悉具是書漢用策經法尚不失大義隋唐帖經則文括問經則詰訓熟至八比一出而策經亡即帖括詰訓俱廢絕矣按先生一生得力在嵩山廟市受質先生教但講大學而中庸論語孟子合一之旨並為之貫嗣此讀經而經明論學而學通因矢志還山以

後當勉誼四書而初以仰氏先生早世恐其學不傳
先為註易隨即以科場閱卷恨春秋夫子意作傳
如千卷而庵巖迫矣方初歸時尚醫痺杭州作論諸
稽求篇大學證文諸書而既而首丘念切仍葬蕭山
舊草堂居之門人過從者咸請先生說中庸而先生
以病中扶牀口授陸續完卷然而聖學與聖道則從
此可覩見焉前此先生每嘆曰經說之不終登天為
之乎第先生每舉疑義人必不解而先生必解之問
以所解者示人人率視為固然事一似宿解本如是
者故門人王錫就先生之子述齋所輯疑義而專行

西書索解序目

一

以句解者謂之索解使閱先生書者先拂于心而後
渙然以冰釋似亦為學次第一大端也若聖門釋非
錄則以集註薄聖門太過十非其九實則聖門有何
非門人陸氏因錄先生所講者以昭雪之故首列索
解而終以是錄若逸講則先生講甚殷而惜學人鮮
記之者姑附此以志遺憾云

西河合集

四書索解目

卷一

柳下惠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三家之堂
宗國
君子不重則不威主忠信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五穀之宅二畝半在邑
無違
有父兄在
微者微也助者藉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
冬日則飲湯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兩馬
孟子定三年之喪
陽貨稱大夫
子使漆雕開仕
學而時習之
公山弗擾以費祿
樊遲請學稼
益微乎
者泰人之矣
冉子為其可請粟

四書索解目

卷二

三年學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氣壹則動志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
為其時食
可飲也不可罔也
如止而後有定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
宗廟饗之
無暴其氣
陳其宗器
與其媚於奧尊婦於牆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與下大夫言
虞仲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卷三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父母惟其疾之憂
何何致死
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當仁不讓于師
夫子為衛君乎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
言以女為死矣曰子在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蘇
鮮能知味也
喜怒哀樂皆中節

子貢問上
孫叔敖葬于魯反于齊
百里奚舉于市
衛孝公

卷四

四十而不惑二句
慕善而不知作之者
忠信重祿
是食是兵民信之矣
民無信不立
去兵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守死善道
性相近也惟上知與下
齊楚惡而伐之
滕定公文公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風公使管叔監殿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四書索解 一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王錫曰四書無不解者先生嘗舉其不解者以示
人人無以應因之陸續質難得疑義百餘條思以
問世而惜學者之不能悉記之也今先生之子述
齋輯先生經集成遂抽經集中所已解而尚有待
者約若干條去其所解而錄其所疑名曰疑案以
句世之共解之予披讀再四深嘆經學難明毋論

六經茫茫全無畔岸而祇此童而習之皓首勿釋
之一書且經漢唐宋諸儒自孔安國包咸馬融趙
岐陳羣何晏孔穎達陸德明輩以及孫奭邢昺并
朱氏集註歷有據發而尚餘疑義真不可信然且
孔孟授受繼堯湯之學全在此書而不究極其根
柢亦何以仰安特是卷原名疑案以爲不疑則不
解而予謂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經
考索則世多學人豈無始而驚既而疑又既而翻
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吾願世之見之者但曰解
人當如是不當曰不求甚解斯庶幾已

柳下惠

康熙二十年予在史館聞

上幸南書房問詞臣論語柳下惠集註云柳下食邑名孟子柳下惠集註又云居柳下其一名而異註何

解衆無以應又

問朕記趙岐註孟子云柳下是其號號又何解衆亦無以應

謹按柳下無正文可據其云食邑見左傳孔疏居

柳下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且魯地並無柳

下一名後稽康鍛柳下在河內山陽縣然亦非地

四書索解

名若號則非居非邑益不可解

又按趙岐此註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

號亦似有誤據柳下氏展係公子展之後名獲見

國語字禽見左傳又字季見國策莊子諡惠見列

女傳是禽與季皆是字而趙註以禽爲名季爲字

是名字且誤何况其號宜

聖人之疑之也左傳孔疏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

上開制科試士有謁閣者益都相公問六律是十二

管非作樂之器三代後並無此物而五音不絕于世

何以非六律不能正五音上虞徐咸清曰五音是五

層聲原未偏頗何必取正特聲無所寄故借十二管

附合其聲虞書律和聲和者合也非正也又問賦五

聲則何得合十二管曰五聲有四清共九聲又有二

變一變清共十二聲而聲之高下始備因借十二

月布氣之管所云十一月黃鐘十月應鐘者別其分

寸自黃鐘九寸起至應鐘四寸零止取其聲以爲五

聲高下之寄然且每管有十二聲卽一管而旋用之

可爲宮爲商爲角徵羽是以聲定律並不以律定聲

正音之說實所未解其餘無答者

四書索解

城門之軌兩

予於康熙丁丑住杭州客堂太病會臘月長夜不能

寐呼兄孫詩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蘇日用之者多也

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

子於書理全未通矣經塗九軌而每門三門祇各一

軌則塗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何

也且車之法軌也門與塗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既造

門亦卽造塗未嘗前年有門後年始有塗也乃以同

時造軌同行馬之門與塗而比較較跡明是一用

多而一用少是城門二句反爲高子助一左証門軌

之轍深猶之禹鐘之迫益抵奪之語竟變而為附和之詞初不意從來講師何以各賢賢而不一察至於如此時見子遠宗亦在側皆愕然不能答踰月而東九翁桂先生見過舉似之滄柱善舉文且有講義行世亦踰路未應去嗣後無有以講義來報者

古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驂也此曰兩馬不可解據諸難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馬何故或曰儀禮贈士以兩馬謂乘車也此專以乘車言故但言兩則不然古乘車之數天子六馬諸侯及卿大夫皆四

西書索解

四

馬有云大夫三馬者雖不見禮文然於禮註亦有之唯士則一車兩馬儀禮所云贈兩馬祇是士乘車數耳公羊天子駕六白虎通天子取六馬則天子乘車是六降而方叔四騶韓奕四牡與行役大夫之四黃四駉凡諸侯以下卿與大夫乘車皆四獨家語魯君以一車二馬遺孔子左傳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皆指士耳此所云城雖未必即王國之城然豈有諸侯卿大夫皆不行而獨士行者若曰孟子身為士故祇言士則孟子仕齊已在三卿之中豈得言論之間尚拘士禮誤矣况城門出入不止乘車凡

戎車田車喪車役車類皆出入國城皆是四馬則其云兩馬究竟何指惟好學者審之

三家之堂

或有問三家之堂者予出大小宗通釋示之其人便點首去然註疏集註亦全不能解據論語一稱季氏一稱三家之堂似分似合原不可謂夫三家仲叔季也三家同僭不得獨坐季氏若僭在季氏則季僭已耳兩家又安得並受惡名且三家之祖非他一仲慶父一叔牙一季友也慶父叔牙以弑逆不得其死此在祭典不得立昭穆之尸食昭穆之牲而公然用天

西書索解

五

子禮樂世無此理且慶父叔牙一醜一絰皆季友一人所為季文季武何人肯以成季與共仲僭叔並坐而擬三天子亦必無之事又且大夫兄弟皆各有廟孟叔季三孫俱魯國正卿豈有三祖三大夫共一廟者然則三家之堂何解耶

遲之有復者曰三家本異廟通言之曰三家之堂非共一廟也予遂作書與朱鹿田孝廉其書曰有言三家之堂異廟者此不特無據抑且無理諸書未有言三家之堂是三家分廟此無據也同廟則成季一家尚可行僭若異廟則慶父弑君時哀姜與聞尚殺之

於齊主不附廟至傳公八年已歷三禘而始有致廟
之文見於春秋豈有仲慶叔牙得立專廟得天子禮
者不惟魯人不肯季氏亦不肯也夫三家分廟禮固
自有但此歌雍之三家堂則不是共廟亦不是分廟
若是分廟則卽以孟孫一廟觀之共仲逆賊以罪斥
其爵其不得歌雍固已共仲之子卽公孫敖也放得
罪奔莒死不許歸歸不許塋必其子立于朝哀請而
後許之然猶不許以卿禮塋夫卿塋且不許許其作
天子祭耶歌雍耶倘又降此則文伯之後竟將以天
子禮祭孟獻子莊子直笑話矣初不意讀孔子書者

四書索解

六

竟不識三家之堂又不意四書之不易解且如此

孟子卷三

歲矣未春陳韞菴編修以母喪請予作題主陪事坐
客各問喪禮予曰僕亦有一問滕文公以然友反命
定爲三年之喪豈三年喪制定自孟子耶少頃孝康
馬素菴口以戰國久不行而今行之似更定也曰不
然據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行是禮
公伯禽不行也吾先君亦莫行是禮叔紉亦不行也
此明指周初非戰國也然且嗜嗜曰至於子之身而
反之曰喪祭從先祖一似乎叛朝典亂祖制者豈得

言乎時一堂十二席五十餘人各嘿然如嗜者次日
坐客有踵門來復謂魯先君不行是近代先君不是
周公伯禽也不知此又出高頭講章之言然亦非是
也魯自春秋至戰國無不行三年喪者傳公三十三
年魯文公二年納幣相距再期猶然以喪娶議之威
公三年喪畢然後朝晉胡氏猶以不期周刺其非禮
昭公居三年喪不哀叔向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
之戚則近代先君何嘗不行且本文明曰喪祭從先
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

四書索解

七

宗國宗聖人之國亦不可解聖人指誰周公耶抑孔
子耶若宗孔子則在春秋早已自宗國之稱如國語
左傳曰宗國既卑左傳公山弗狃曰以小惡而覆
宗國此時孔子尚在未必如戰國後之共宗之而其
稱歷歷斷非孔子可知也若宗周公則開國元聖當
列國共宗乃滕父兄曰吾宗國子貢謂公孫成曰子
周公之孫也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一似專指同姓之
國爲言然且同姓宗魯魯不宗同姓總不可解

陽貨章

孟子述孔子見陽貨事爾大夫有賜于士直稱陽貨

爲大夫孔子爲士此可解乎曾子倪魯玉許道及張叔明在坐但曰權臣以大夫自居而此弟因之以重其罪則世無稱新莽桓溫爲帝而謂之重其罪者且貨在當時並未致以非禮自居也彼方納改玉之請正僭附之逆往往借禮法以助跋扈何嘗僭稱王大夫士相見承摯僂問自有定禮若果非大夫則夫子何難以非禮拒之如云夫子潛德過爲謙退猶之微服過宋之意則記稱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初方請見不許拒之甚嚴亦何嘗稍有依違而反以非禮之僭俯首拜門是前僂後恭不惟非避患且適其以取禍也僂而夫子以大夫禮報之孟子以大夫禮之此在孔安國馬融包咸說論解趙岐註孟子皆若觀爲國然事而並不註及此是何說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與至忠信絕不相接忠信不指學若指學則威重反趨於忠信矣忠信又不固學之由若是固學之由則不重不威又不當作不固學之由矣惟周章難明故近說分作四節一節是一意老說分作五節亦一節是一意其分五節者一重一學一忠信一取友一改過所云學則不固

學則不固蔽故須學此孔安國說也若然則至忠信以下原複見在子罕卷何如直分之爲愈也此倒底何解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周易艮卦象詞本夫子所作而曾子抄作已說亦不可解唐後儒者疑有脫誤而宋范諤昌則反謂象傳大象文言皆非夫子所作以曾子此語有難明故也然論語集解又以此文連上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作一章而不在其位二句又視見于泰伯卷總不可解

五畝之宅二
桐鄉錢曉城攻周禮爲僞書以孟子五畝之宅註二畝半在邑爲周禮作僞之一此本自坐舛錯以誣毀舊經大不足道然其說則先仲氏亦疑及之據集註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並非周禮且亦並不見他經此不過禮註中有百畝之廬爲田中之廬里居之廬爲國中之宅語因之漢食貨志有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而趙岐註孟子遂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此集註所襲文也第其制有大難解者孟子方里而井周禮亦以一里爲一井今毋論小城三里大城

九里各有多寡而即以中城五里觀之五里者五五
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而里居則四分之以爲四九
三十六家之宅是二十五里統計所分雖至密亦不
過九千家宅耳乃孟子班錄之制與周禮別今亦不
從周禮以五百四百三百一百限五等侯服而即取
至滅者以孟子公侯百里爲斷百里者萬里也萬里
萬井每井有八家則已得八萬家矣以八萬家之里
始而祇以九千家之地應之可乎不可乎可解乎不
可解乎北城中有官所宗廟社稷朝市府藩諸區
又當在里居外乎

四書集解

十

又况禮註乖謬謂此里居在邑實爲農民冬月入城
保城之計吾不知其語始於何人要是大不通之言
國家守封疆農隙入保當在疆邑定無有撤四境之
民公然入城而棄土地于寥廓者倘有竊發敢人不
用兵而至城下矣此大亂之道也

子使泰

施少泰講學湖西有客問子何以可使漆雕開仕少
泰曰子焉能使開仕但可以仕耳此虛詞也客曰不
然但可仕則當如仲弓可使南面韓愈文可以出而
仕矣明着可字是文無有也且惟實有仕處故可使

仕若虛使之是教之自銜且于進也而可乎少泰無
以應

孟子子問孝子曰無違此無違正對孝字即論語幾
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公章所云順親者此下原不
得增如一字乃以恐涉從親之令必增數字于無違
之下則理僻禮也理者義之則禮者事之則也既曰
不違於理則其說已明何必又向樊遲補出禮字且
理與禮同音既曰不違理又曰不違禮則必自辨曰
我前所言者是玉傍之理今所言者是示傍之禮直

四書集解

十

笑話矣順治辛丑予與姜京兆飲胡司冠宅時司冠
方爲江南副使有江西胡侍郎子在坐作酒明府令
手一觴遍屬坐客有能于無違二字代一口語免飲
各需醉無能代者

學而時

學而時習之學作效解在爾雅蒼頡篇以後字皆原
無此訓且效亦不可時習效兼善惡萬一效惡如左
傳尤而效之效小人而棄之則習惡矣而可乎但此
字有兩義一是虛字如學文學道學藝學箕是也一
是實字如吾子有五而志於學學之不講學記七年

論學說命念終始與於學是也此學亦是實字自當
實有所指乃歷考諸經凡學記至學夫子志學尚書
與學皆不知何所指實即此開首一學字亦模糊讀
過究不知實解當以何字代釋之也此亦一疑案也

子畏于匡論語凡兩見此是夫子蒙難一大題目豈
有讀其書而但曰地名地名全不識為何國之地者
一謂是魯地則魯原有匡邑所稱何須為宰者是也
但夫子周游在去司寇出走之後係定十二年至哀
八年而然後歸魯此時未能旋返游父母邦也若謂

四書索解

三

是宋地則其說是莊子文而孔安國註論語引以為
據然考夫子去衛後止如宋一次即已逃桓魋之難
論語所謂桓魋如予何孟子所謂遭宋桓司馬者此
是實錄未聞復遭匡難若然則夫子過宋當兩微服
是笑話也若史記世家直指衛地謂孔子去衛將適
陳過匡匡人以孔子貌類陽虎因虎會暴匡遂止孔
子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子衛然後得去則陽虎
與衛邑風馬牛不及焉能暴匡且甯武子仕衛在僖
公年歷文宣成襄昭五公而後至定之十二年是在
甯武時孔子未生在孔子畏匡時則甯氏族滅已久

其間相去實一百五十六年而謂為其臣而藉其解
難直笑話笑話也乃有又謂在陳地者見集註卷首
則更可怪夫子初適陳當桓司馬之厄是時至司城
貞子未嘗畏匡其次適陳為蒲人所阻雖蒲與陳近
然又與匡人無涉最後則厄于陳蔡之間其絕非匡
難又明白可據者展轉不解乃細按其文則集註卷
首載史記世家原文而又刪改之世家原云去衛將
適陳過匡則匡在未適陳之先故是衛地以有將字
在也集註乃刪去去衛將三字直曰適陳過匡則陳
地矣是又不善讀史記而誤刪之者然則匡固何在

四書索解

三

公山弗擾以費畔更不可解據集註弗擾與陽虎共
以費畔
執桓子據邑以畔此大可疑者陽虎執桓子在定五
年傳但曰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
此時無公山不狃共事也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
年墮費之時經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然終
費宰公山不狃據費以畔是時夫子已為司寇親命
魯大夫申句須樂頎伐不狃逐之奔齊而仲由則又
身在帥師墮費中焉得有名孔子與子路不悅之

乃公羊穀梁全不載及而其事則又無他書可據
竟何解

兄在

客投考文為有父兄在題其文人不流暢一似格格
有物者初疑其人善屬文何便至此既而思之曰題
自難明文安得達時在坐者不解予意予便問問是
問個甚麼曰據高頭講章是問義理何故問義理曰
以他章有子路有問未之能行從義理講也然則此
義理是可行者否曰可行何故可行曰以下文開義
行諸可以問斯行之也若然則天下有問義理而必

四書集解

十五

事父兄而後行者乎會子問一貫必請會仲弓
不欲勿施必稟之駢剛之所生此又笑話也然而高
頭講師亦自謂難通謂父兄長老之稱而作文者亦
遂依違其間支吾不決殊不知說自難通不關此數
語云要好問三老以作事言學問無是也縱曰欲抑
其勇則但告之以徐徐已耳安得以長老壓之學問
非長老所得壓也凡此皆欲明言之而必不能者然
則何解矣

樊遲請

樊遲請學稼初發問時值禾中孫肖夫款城江帳

在坐俱無定解最後問朱鹿田而得之然前儒亦早
有見及者特未經指出耳遲既非沮溺甘于石隱亦
定非真欲罄體塗足作農人者若以為粗鄙則應告
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以為瑣屑則當教之以大經大
法治已治人之道乃徒以君民相感為言已難通矣
且其申言叠喚一似遲欲招徠天下之民而不可得
者豈聖人之言而全然如大霧中鍼垂鋒錯至於如
此其遲仕叔孫獨有能名其在聖門亦在顏閔下有
數之士而乃鄙之斥之以不明其書而反厚誣其佳
平豈可為訓哉問焉用稼用字何解

四書集解

十五

微者微也助者藉也孟子為助微分解若據春秋三
傳則皆云微者十一而藉又云穀出不過藉則仍藉
助法其所云微要是藉助之義而樂註微法別有義
則通為合作收則計畝均分一十二字就不知其解
出自何書然顯與春秋傳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
治則非吏與孟子省耕省斂補不足補不給以及上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至下食五人諸語全不相
合然既至此說亦宜盡一乃于請野九一而助節不
証云周之微法蓋如此則豈有祇一微法而廣樂於

說了無定準若是者孟子云雖周亦助徹即助乎抑徹者通助者乎請實解之

手蓋徹

哀公以年饑問有若此是夫子爲司寇後魯君頗重儒術故特來造請乃以國用不足之際反使減稅已屬不情况告君之詞須有着落徒作君民一體語爾足則俱足此豈儒之見輕於帝王者而謂大賢出此手哀公所問不足者用也用出乎賦從民與君邊言賦者與也有子所答蓋徹者賦中之稅也賦與稅出乎微而我則覆畝而獲祇從君取民邊言稅者取

則書卷解

七

一徹法而賦貢或助賦或稅或取或與必有一的確經濟生乎其間是以春秋有兩書法一曰初稅則前此宜公加稅也一曰用田賦則後此哀公加賦也哀公爲此問將欲加賦有子爲此答先請減稅則其與不與足不足之故自有實解何得以門面語渾應之

公行子有

公行子有子之喪不知是喪親是喪子今高頭講章

皆曰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其說無據惟孫興疏曰其

子死也然亦不解何故往以問朱鹿田鹿田曰禮稱

執親之喪其親死也中庸稱父母之喪父母死也恆

弓稱曾子有母之喪是其母死又稱子路有姊之喪

是其姊死經有文例焉可亂道此說甚快但公行氏

雖屬貴臣然祇是子死焉得使盈朝赴弔致右師孟

子一賢一幸皆至如此此時誰後誰主喪中喪者抑

乎至者世饒知禮又豈可漠漠無一解也

者素人

者素人之多無以異於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則書卷解

七

據集註謂食色是性此告子所曉故以嗜食喻之則

嗜食在內與教長在外此告子自爲分別之語而我

復以此應之是附和非折辨也且於夫物則亦有然

者也亦全無解說何也

冬日則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素人之炙二句相反

集註曰即嗜炙之意固齟齬矣且使難者進曰冬則

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

果五乘

子華使齊集註謂爲子山使則冉子請粟便自夢通

夫子弟設教于魯之闕門並無食采焉得有康假
粟可待須給且其請出入最寡多即謂之宰也漢
世學官有都養弟子然止主養不主財用想夫子
當時未必有此然且強請強與作意不顧以為夫子
之粟與則夫子與少冉子安得與多以爲冉子之粟
與則夫子止與十六斗而冉子竟五十倍之與之八
斗是不惟冉子未仕已自富於周公必無是理漢
有之而既欲私與則不必請既請而再請則雖欲
與亦斷不得多衛富耶市惠耶抑矯夫子之喜耶
此其所失將不止繼富一節爲可議也何謂也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貽
又初晴稿

四書索解二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鈞西金校
黃樹義校

三年學不至於穀孔安國以穀作善不易得言無不
至于善者此亦近理但于不易得語氣似稍未合若
集註改至作志謂三年學久不志於祿爲難得則世
無三年便志祿者古者爲學入仕皆有年限如比年
入學七年論學二十三十博學必至四五十而後
可以仕故鄉人升俊士司徒升造士不遇使之入鄉
學入大學必至學成之久而後司馬論官則已在二
十三十之後故曲禮內則皆曰四十始仕此年限也
若周禮司徒職三年大比賓興賢能則但升鄉學以
入國學之期其云三年者特以兵農諸大政皆三年
比較謂之比要而升造之期則亦以此爲斷然是升
造之三年非學三年也徐仲山曰以就傳之年計之
則三年祇學樂誦詩之年以升鄉學升國學之年計
之則三年尚未小成焉得志祿

宗廟
之則